聖傑靈女子中學
李詠霖 6MA (2024-25)

《傷疤》

我的手臂上有一大片可佈的傷疤，它像是無數根藤蔓，在我手臂上肆意生長，貪婪地伸開它的枝條，盤根錯節，掠取每一片完好的皮膚。它源於小時候的一次意外，那時我不慎打翻了灶台上的水煲，頃刻間沸騰的熱水從壺口傾瀉而出，把我手臂燙得皮開肉綻。儘管我立刻被送往醫院，手臂上還是無可避免地留下一大片傷疤。為了掩蓋它，我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長袖的衣衫，即使夏天熱得快要中暑，我還是不願脫下外套，只為掩蓋這醜陋的傷疤。但，不知不覺間，這道傷疤漸漸蔓延至我的心上，吞噬我的靈魂與自尊。

隨著年紀漸長，我也開始注重自己的外表，看著旁的女孩自由地穿著任何款式的衣服，肆意張揚地揮灑青春的活力氣息，我的心都猶如被剜了一刀似的，傷疤在心頭上烙下我陰暗的嫉妒與渴望，可因著手臂上的傷疤，我註定是不完美的、殘破的，永遠無法擁有如她們般的自由和美麗。這道傷痕彷彿帶刺的鐵絲，不單束縛了我的自信，更惡作劇般偶爾刺痛我的心，提醒我是何等不完美的存在，為我的自尊劃上一道又一道的傷。傷口終會癒合，但每一次它都會留下獨屬它的印記——傷疤，要你記住每次的悲傷與疼痛。

還記得小時候的我仍是開朗活潑，臉上總是洋溢著大大的笑容，走路昂首挺胸，頗有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之勢。但自從燙傷後，我的性格中混入了名為敏感與自卑的瘡疤。中學時，曾有同學好奇地問我長年穿著長袖的緣由，當我袒露有關燙傷的事並天真地在他再三請求下展示我的傷疤時，他卻露出震驚與異樣的神色。他雖佯裝鎮定，但那一瞬的鄙夷卻被我捕捉下來，還深深地刺痛我的心，在我心上烙下最大的傷疤。自那以後，我明白我和別人不一樣，我永遠無法融入他們，也無法和他們一起在陽光下嬉笑打鬧。一切只因我手臂上那可怖的傷疤。他們或許能假裝平常地和我相處，但那悄然窺探我傷疤的眼神還是隱約在我們之間築起了隱形的高牆。因此，為了逃避，我選擇走回陰影中，變得獨來獨往，每天獨自坐在教室的角落，在陽光不能映照之處，暗自寄望陰影能幫我掩蓋這可怕的傷疤、那可悲的自己。

直到某天，當我還獨自瑟縮在暗角時，班主任陳老師卻主動踏入這從未有人踏足過的角落。「你為何總是獨來獨往呢？是遇到什麼困難嗎？」也許是太久沒有被關心過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善意，我竟一時不知作何反應，只道是覺得

獨自一人自在便想搪塞過去。陳老師卻不願放棄：「人類都是群居動物，怎麼會有人生來就喜歡獨自一人呢？你是被同學孤立還是有其他不方便說的原因？」眼見他如此堅持，我只得無奈向他展示了我一直渴望掩蓋的傷疤，不曾想，想像中的嫌棄與鄙夷沒有出現，陳老師只是默默地捲起了襯衫的衣袖，露出小臂上一片淡粉色的傷疤，並娓娓道出他與我相似的經歷：因燙傷留下了一片傷疤，又因一片傷疤而感到自卑，並同樣被他人異樣的眼光所傷。或許是曾淋過雨，所以更想為同路人撐上一把傘，他說：「傷疤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它而衍生的傷害和因此而被禁錮的心，沒有人是完美的，人的瑕疵可能體現於外在，也可能體現於內在，我希望你能明白傷疤也是構成『你』的一部分，比起費力遮掩，倒不如接受它的存在，要先學會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才能綻放出你自身最絢爛奪目的光彩。」他的話宛若醍醐灌頂，之後，我逐漸嘗試不再掩蓋我的傷疤，並試著穿短袖，即便偶爾會受到旁人異樣的打量，即使會有退縮的念頭，我還是鼓起勇氣，去接納、擁抱不完美的自己。慢慢地，我能夠融入其他同學，也結識了幾位好友，擺脫從前那個敏感自卑的我，從陰影走向溫暖耀眼的陽光。

再後來，我發現那片傷疤被時間沖淡、侵蝕、縮小，直到某天完全消失。原以為它的消失能為我帶來解脫，但當刻我心中竟生出幾分不捨。也許我早已擺脫它予我靈魂的桎梏，並認為它是我的一部分，而當這熟悉的部分消失時，難免會令人不習慣。雖然我曾因它而吃盡苦頭，但也是因為它的存在，才賦予我成長的一課。因為它，我學會接納自己，也變得更堅強和勇敢，獲得更堅韌的意志去抵禦困難的衝擊。我想，傷疤像是某種紀錄，紀錄其背後的故事和情感，有人被它的枝條束縛，一生陷於它的陰霾中；也有人成功掙脫它的束縛，讓傷疤成為成長的印記，讓自己成長為更強壯的大樹，自此無懼雨打風吹，還能為成長中的幼苗提供庇蔭。傷疤，可以是掣肘，也可以是勳章，只看你能否活出它的光芒。